

樊祥达 著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樊祥达 著

上海新贵族

中国文联出版社

8

上海新贵族

SHANGHAI XINGUIZU JIUSHI NIANDAI CHANGPIAN XIAOSHUO XILIE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樊祥达

I247.5
1458
2

上海新贵族

067321



女子学院 0052552

SHA
III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 韩亚君

封面设计: 唐伟杰

上海新贵族

樊祥达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华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0.25印张 3插页 200千字

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25,000册 定价7.60元

ISBN 7-5006-1249-4/I·282

内容提要

东京不是天堂。梦醒了
的留学生，带着遍体的伤痕，
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土
——上海。有了钱，有了令
人艳羡的“贵族”的身份，
但在留学生的心中，抹不去
的是东京的阴影，和难以弥
合的心灵创伤。一颗颗颤动
着的、破碎了的、被扭曲了
的心，催人泪下地呼唤着理
解与人生的安慰。但在上海
这块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
色彩的土地上，他们注定的
还要再一次面对人生、社会、
以至家庭的挑战。

请看：

在东京信奉“救人不如
救条狗”的储先生办起了永
安卡拉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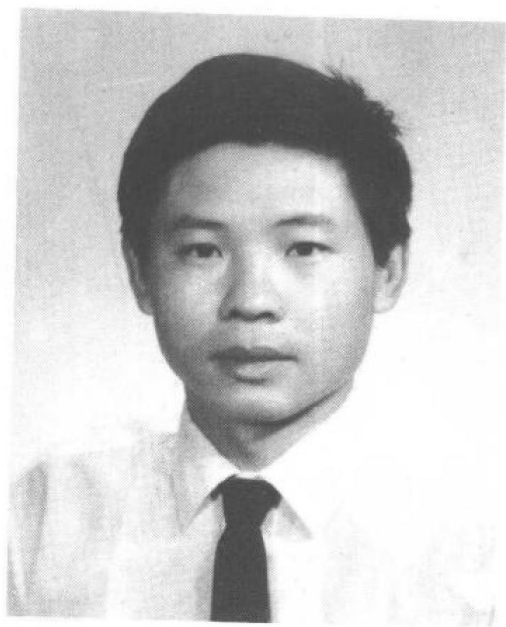
高田马场卖苦力的龚先
生操起了摩托车载客的生意；

新宿歌舞伎町出卖色相
的赵小姐又要去澳洲；

回上海堕胎的陈小姐银
铛入狱；

“妇科主任”痛骂无知
愚蠢的女人；

男主人公祝先生经历了
一场常人难以承受的感情风
暴潮：一方是结发妻子，以
及心爱的儿子，一方却是携
手同归的东京情人……



作者小传

樊祥达，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上海。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同年在某机床厂做滚齿机。悟到了人生就像滚齿一样，需要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一九八二年借到上海《青年报》工作。一九八五年调入《中国城市导报》社。当过记者、编辑、经理部经理。一九八八年一月怀着“镀金”梦想东渡日本，却屡经坎坷，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一九九二年一月全身心投入长篇小说《上海人在东京》的创作。

《上海新贵族》是他人生四部系列长篇小说中的第二部。

从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飞来的中国民航班机，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飞机的轮子落地时的那股冲力，像把锉刀锉在了祝月的心上，顿时，萦绕他心际的恐惧，消失匿迹了。浮现在他眼前的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幕惨景，悲悲的切切的，滴着泪，淌着血，他想抹去，却怎么也抹不去，清晰得宛如发生在昨天：

那时，他只有十一岁。家里穷，穷得叮当响，每天家里的菜钱仅有二毛几分。父亲祝来运，哥哥祝德，还有他，三个男人就从二毛几分的菜钱中获得维持生命的营养。哪还有他的零用钱。穷人家的孩子哟，不敢奢望什么珍贵的零用钱。可有一次对祝月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个远房的姑妈来串门，她瞞过祝来运的眼睛，塞给了祝月一元人民币，小祝月高兴得做贼似地敏捷地接了过去，连声道谢的话都不敢说，恐怕父亲听见或看见，他只在远房的姑妈脸上吻了一下。他太需要零花钱了，在他眼里，一元钱，太多了，

多得可以买下整个杂货店。一元钱，又太难得了，长这么大，他还没得到过什么零用钱。

他舍不得用，舍不得花。舍不得把这块“金砖银锭”打碎，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张红纸把这一元钱包起来，藏在棉袄袋里。他怕他的钱丢掉了，于是，那双小手便很少离开衣袋。

三天过去了，小祝月不下百次千次抗拒了小人书、油渣汤、西洋镜以及“香烟牌子”的诱惑，一元钱还是一元钱。但是，第四天的下午，他从老西门、文庙市场、豫园和十六铺一带逛了一圈，再一次摸他的口袋时，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一元人民币不见了。

寒冷的冬天啊，冷透了小祝月，但他顾不得寒冷，脱下了棉袄，用被红纸沾红了的双手，翻遍了棉袄的每个角落，这才发现，棉袄口袋不知什么时候，裂开了一条三寸长的缝隙。气恼中他发了疯似地奔下楼，照着回家的路线，找了几遍，怎么也没找到那用红纸包着的一元人民币。天暗了，无望的祝月回到家，他气愤地撕裂了棉袄，边撕边哭，还一边地叫道：

“妈，你为什么不把棉袄缝得牢一些啊！妈……！！”

妈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埋怨了。三个月前，患肺结核的母亲永远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人世，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在为这一元人民币的丢失悲痛欲绝的面容。否则……

火暴脾气的父亲下班回来了，他看见那件撕得东一块西一块的棉袄，气怒之下，一记耳光朝他打去，打得祝月眼冒金花，天旋地转，父亲骂道：

“冬天不穿棉袄，冻出病来，拿什么钱给你看病！”

小祝月没叫疼，捂着印有父亲手掌印的脸蛋，暗暗地发誓：

总有一天，我祝月会有好多好多的钱！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元人民币的往事又鬼使神差般地浮映在他受伤的脑海中，那么清晰，又那么顽固。是预示他梦圆了，他已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上海新贵族了？还是告诫他别忘了苦难，东京的苦难！童年的苦难！人生的苦难！他不敢去思索，思索人生的命题。但是，有一点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次回上海，是让命运去等候，也许是下一个创口，也许是下一次漂流！总之，听凭命运的制裁。

他的手，他的在东京高田马场——苦役场练就的粗壮的手还是摸了一下西装的内口袋。钱在，不是一元人民币，而是厚厚的一迭日币，他称之为用血泪和屈辱铸成的丰碑。之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瞥着身边的白洁，悲哀地摇着头，叹道：“走不完的红男绿女，看不尽的人海沉浮，往事有谁为我数。”

“你又在想什么了？”白洁问。

“一元钱的往事。”

“你怎么会想一元钱的事？”

“潜意识真是可怕。”

“听我妈说，那时是她帮你补的棉袄。今天，你腰缠万贯了，反倒想起一元钱的事情。”

“白洁，我们不谈这些了。”祝月头仰在座椅上，闭上了双眼。

飞机停稳了。回上海的自费生们迫不及待地拥向出口处，两边的走道站满了人。他们再不是刚出国时那副逃荒的模样了。身边没什么大包小包的，也看不见镀铬的手推行李车。人人脸带笑容，似乎笑容中漾溢着抑制不住的激动。个个手上拎着印有成田机场字样的塑料袋，袋中少不了两条免税的日本七星香烟。祝月也买了两条，白洁也买了两条。出关的旅客可以买两条免税香烟，他们是听了日本小姐的介绍后才买的。

买烟送谁呢？白洁在付钱的时候，祝月也在场，他俩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迷茫地付了烟钱。

上海到了。顷刻间又要和亲人相逢了。自费生们络绎不绝地走出了机舱，有人回瞥着豪华的飞机的座位，是留恋？还是伤感？

祝月没起身，依然坐着。白洁站了起来，见祝月没动，又坐下了。他迷恋什么呢？迷恋身后的东京？若是如此，又为什么要回来呢？

东京不是天堂，亦非地狱，要想得到什么，必须付出同等的代价。祝月以灵魂体验了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换取”。他在新宿原町自费生宿舍曾对好友程永定说过：假如一回上海，很难说，会再有勇气踏上东京这块神奇的土地。他是这样说的，他在长篇小说《东京过客》腹稿中，也是这样写的。他是要写这段历史的。

他并不是迷恋身后的东京。东京留给他的尽是一些无言的伤感和悲痛。

“祝月，人快走光了，走吧。”白洁轻声地催促道。

“白洁，我们回上海是个错误。”祝月冷冷地说。

“我们去拉美也是个错误呀。”白洁冷冷地回答。

祝月牙关咬得紧紧的，默认了。白洁拎起塑料烟袋，站了起来。祝月无奈地走出座位，他让白洁先走，他没勇气走在白洁的前面。一想到那不知的前程和命运，他的腿就打颤。可又不能不走。他俩就这样走向出口，走出了飞机。

长长的铺着红地毯的通道像一条无止境的人间隧道。祝月凝视着白洁瘦弱的媚身，恐惧又侵袭而来，双腿像捆上了沙袋沉沉的，每挪一步，都似在泥沼里潜行。

白洁，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祝月望着白洁的身影，自语着，这种近乎绝望的自语已经在他心里默响了几十次了。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候机厅，在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上，他都这样自语地问白洁，也问自己。在飞机着地的半个小时之前，他被这种恐惧鞭打得坐立不安，心急火燎，他在白洁的催问下，终于憋不住了，再憋下去，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祝月，你说话呀，你在想什么。说出来会舒服一些的。”白洁了解祝月，他伴随他在一天一个命运的东京生活了五个多月。快到上海了，他应该说些什么。

“我想那片‘乐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祝月担心邻座自费生的猜疑，侧过头，轻声地对坐在靠窗户座位上的白洁说。

“我在成田机场已经说过了，你背的十字架太重了，早告诉你，只会加重你的负担。”

“你现在告诉我了，就能减轻十字架上的分量了？”

祝月脸发白，手痉挛，异常的表情袒露了他恐惧的心态。白洁避开他凶狠的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飘飘忽忽的斑斓的彩云。

她无法回答祝月的逼问，她同样理解这种焦灼的逼问，理解这逼问时的那种凶狠的目光，全都是为她好，是对她自己不负责任的隐瞒，所表示出的一种抗议。白洁此时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好心地隐瞒真情，同样是对对方的刺伤，一种不信任的隐瞒。两个人的事，两个人在东京结下的恋情所铸成的那片“乐土”，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迟早要告诉他的。除了他还有谁呢？时间的先后的确不重要，重要的是——揭开“秘密”，一样会加重祝月的精神负担。

白洁责备自己了。责备之后，她又滋生了阵阵的忧愁和难咽的苦涩。她自己确认自己躯体内有了那片“乐土”，才只有几天。确切地说只有几十个小时。之前的一个月內，她仅是预感，惶惶惑惑地预感，肯定掺之否定的预感。从那到期该来而没来的“例假”，她揣摩着东京的生活是不是太劳累了，太紧张了，太烦躁了，才延期的。过去有过这种前例。她希望是这样。她在这侥幸的希望中又萌发了另一种希望，希望祝月发现这一秘密，发现后安慰她，劝解她，然后，两个人做一个圆满美妙的梦。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她的惶惑。

祝月没发现“秘密”，更谈不上安慰她什么。照往常，白洁会联想什么。太怕人了，她和他之间还有一个林林。她会从这“秘密”中窥测自己在祝月心目中的地位。

她原谅了祝月，没有理由不原谅祝月。他从楼房上摔

下来，昏迷了几天，住了几天医院。医生对他作了全身检查，脑震荡确信无疑了。从检查中，又意外地发现，祝月肝脾脏肿大。医生说，这是肿瘤的信号。

一个需要别人照料、帮助、安慰的人，还有什么理由责备的呢。

白洁确认自己有了那片“乐土”，是机票买来的当天晚上。程永定和丁然来千岁乌山串门的那个晚上。晚饭后洗碗的时候，白洁感到一阵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阵阵泛酸。想吃些榨菜压压惊，榨菜早吃完了。程永定和丁然还没走。白洁也不希望他们走，坐在榻榻米上听他们劝解祝月，请祝月打消买护照去拉美的念头。并且将拉美有些国家的生活水准和大上海作了对比。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上海的生活水准比拉美有些国家强多了。丁然也拒绝了相帮买拉美护照的初衷。

买拉美护照，白洁是清楚的。祝月和她商量过的。白洁曾经也同意去拉美。东京呆不长了，远走高飞是唯一途径。尽管这样做是极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然而，不这样做，其它的路又在哪儿呢？她太爱祝月了。其实这种爱的萌芽在收到祝月寄来的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在她心田上就已滋长起来了。只是她没去探究：这是爱的情绪，还是感激感恩的情绪？祝月有妻室，有个五岁的儿子，他又比她大整整十个春秋。她从来没有朝这方面想过，也不敢想。但是，没想过，不敢想的事情，偏偏在东京城成了现实。

“为了彼此少些尴尬，只有买护照去拉美。”

白洁牢记着祝月托丁然买护照之前说的那句话。左思

右想，别无它途，只有这样了。她顾不得翘首等待丈夫的林林，顾不得梦想父亲的冬冬，顾不得祝月年迈的父亲祝来运。为了这份爱，她什么都顾不得了。为了这份从没得到过的爱，她也毅然地痛心地辞别了日语学校，日夜劳作，为去拉美生存积些钱。

祝月工伤住院了。脑震荡，肝脾肿大，肿瘤的征兆。白洁在痛苦中惊醒了。身体这么差劲的祝月，怎么能去另一个更为陌生的国度生存呢？她也是为了这份沉沉的爱，这份从没得到过的沉沉的爱，她扣住了丁然寄来告知卖护照的信函，哄骗祝月，劝他回上海。她没有劝住固执的祝月。他的伤势好一些了，能坐能站了，祝月准备自己去找丁然。白洁无望了。自己的签证快到期了，祝月也仅有二十来天了的签证日子，她唯一可做的就是先斩后奏，买好回上海的机票，到时候不走也得走。白洁买了机票，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程永定和丁然来串门了。

白洁从心底里感激程永定，感激丁然。终于使倔强而又固执的祝月回心转意了，同意别东京，回上海养病治疗。她高兴得差点没掉下眼泪，趁此说出了买机票的事。祝月也毫无办法。垂着头，没吱声。也就在这一会儿，白洁开始了那令她难耐的恶心，当着程永定和丁然的面，她佯作镇定，从榻榻米上撑起来，跑进洗漱间，插上了门梢子，撩起衣服。她看到自己的乳房仍是那么丰满，但却失去了往昔的光泽，馒头般的乳房，有些像是松软的面包。尽管不太明显，她还是辨别出了细微的区别。她摸了几下，丝丝地胀痛。

怀孕了。怀孕了。一股股凉气从脊背后冒了出来，她仿佛看到自己毫无什么目的地在茫茫的一望无际的雪地上行走，孤零零的，悲切切的，风雪无情地撕咬着她的身体。

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再有一天就要回上海了，就要面对林林和自己的父母了。她害怕这种“面对”。只是在想到为自己宁可牺牲一切的祝月的时候，白洁才慢慢地坦然了，坦然中又滋生出了一种幸福。为一个爱着的人孕育着一个生命……她在美妙的遐想中送走了程永定，送走了丁然。

“要不要告诉祝月？”躺下了，月色也好，宿舍楼静静的，静静的，像只摇篮，白洁问起了自己。

“祝月，你睡着吗？”

“我睡不着。你有事吗？”

“有……”

“明天说好不好，我真怕回去呀。”

白洁又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她了解祝月此时的心态，和自己一样。她和他的恋情，林林知道，自己的父母也知道，知道他们一起搬出了旧别墅。这是祝月的哥哥祝亮去转告的。太可怕了。

回上海再说吧。

她劝住了自己，沉默了几天，在去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路上，坐在厚田老板的皇冠小车上，沉默了几十个小时的白洁，终于道出了隐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怪自己？还是怪祝月？还是命运的安排，非要她道出隐藏的秘密？怪不得

谁，这是天意。那会儿，祝月还沉浸在要离开洒满血泪的东京的伤感和感叹之中，他仿佛体验到了人生的某种悟性。

“祝月，你在想什么？”白洁想安慰安慰他。

“世界没有一片乐土。”

白洁慌乱了，姑娘的羞涩经不住“乐土”二字的一击。

她说：

“有一片‘乐土’。”

“我怎么看不见呢？”

“在我的腹中。”

“你，怀孕了？”

“嗯。”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想回上海后告诉你的。”

“那太晚了。”

“你恨那片‘乐土’？”

“不，我不恨，我还有什么可恨的呢。”

“那你想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应该早告诉我。”

“我怕加重你的精神负担。”

“你现在告诉我了，还不是一样吗？”

.....

走出长长的铺着红地毯的通道，走下了楼梯，祝月从白洁手中接过了机场的行李车，推到圆形的运输带机旁。恰好，白洁的那只淡黄色的锦纶行李箱转了过来，转眼功夫，自己的那只藏青色的行李箱也转了出来，跟着是那台二十

九英寸的彩电。那台彩电是他们昨天在东京最大的电器街秋叶原电器商店买的。白洁说，父母养了她二十多年，够辛苦的，送给他们，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祝月什么大件都没买，他无心挑选名目繁多的家用电器。他一直担心的是回去怎么向林林交代的问题。白洁怂恿他买一只超薄型的袖珍录放机，养好病后，回周报工作，采访时用得上。祝月一听越发惊愕、慌乱、恐惧，除了面对林林，还得面对周报自己为之奋斗十年才谋上的周报记者的位子。自己和白洁的事一传开，他还有什么脸回周报呢？

他还是买下了那只超薄型的录放机。

行李装在行李车上，两只行李箱，一台彩电。祝月推着行李车，说：“白洁，我来推，你先去叫车。”白洁看了他一下，说：“你脸色不太好，行吗？”祝月却说：“你去吧。”

白洁验了关，奔跑着叫车去了。

年末最后一天的机场海关门口人头攒攒，热闹非凡。每一位自费生一出关，他们的亲朋好友便从各个方向蜂拥而来，团团围住，欢迎着“东京过客”的归来。

祝月和白洁没人接。他们在东京商量好了，不希望何人来接。太尴尬了，林林和白洁的父母和他俩一起相聚在虹桥机场，这种场面的后果可想而知了。

犯错的人自己先惩罚了自己。

走在祝月前面的那位自费生一出关，十七八个人朝他拥了过来，握手、拥抱，问长问短，拦住了祝月的去路。他目视着他们的相聚。

“发财了！”好几个人都是这样问那位东京过客的。那位

过客却也毫不含糊，连说几句“发了，发了。”并且从塑料袋里拿出两条烟，撕开后，一包一包地朝他们扔去。边扔边问道：“我妈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斜钻了过来，叫道：

“儿子，我在这儿。”

儿子扑向了母亲，在妈妈的怀里，儿子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激动人心的场面令祝月阵阵鼻酸。他从小没有了母亲，无法享受儿子扑向母亲的那份情感。他又问自己，母亲在的话，今天又会怎样呢？他推着行李车，悄然地从他们的身边走了过去。令他欣慰的，是他体验到了这个发了财的自费生此时此刻的心情。一个东京过客在东京生存，永远只能在大和民族之下忍受屈辱，饮吞委屈，遭人盘剥，苟喘人生。也许，他不再是过客了，不再是东京的过客了。此刻，站在母亲的面前，那埋藏在心底的所有苦水便汹涌着而来。

委屈除了向母亲表达，除此还有谁呢？那些亲朋好友拿到七星烟，谁又能体会这烟中弥漫的是泪雾呢？哪一个人会问这个东京过客，为什么送别他的时候没有一滴眼泪；回来了，发财回来了，在这个相逢的时刻却泪流满面呢？曾几何时，由被人捧起的身价、被人赞赏和羡慕所滋生的炽热的得意，还有那充满自信和自傲的勇气，都跑到哪儿去了！

东京过客的日子并不好过，人间没有乐土。

祝月想起了在东京下落合女生宿舍的患肝炎的王琼，想起了被田中宏一和邱事务长奸污的陈小姐，想起了在歌舞伎町酒吧中以灵肉为资本的赵芹和巫慧芸，想起了鬼窟